

大侠与名探

2001

1

DAXIA YU MINGTAN

刀山觅刀

杀人夜

八月中秋八仙楼

骤然消失的尸体

致命的座位号

武侠小说征文大赛征稿启事

蔡志忠趣味武侠漫画

导读

▲《刀山觅刀》为《我是刀神》之续篇，写刀神屠玉生杀死秦二官后遭各路江湖好手追杀，屠玉生将柳叶刀献给梦中情人，以一枚铁钉大战群豪……

▲著名杀手月如钩在夜色荒野中突遇一美女，男人倾心之间，杀气重重迭迭而来，请看《杀人夜》中的惊心动魄一幕……

▲由美子是一个美丽的第三者，她本想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不料目睹活动的尸体骤然消失……大谷羊太郎设计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。

▲黑木一郎本来要和知沙子商议婚事，不料一怒之下失手杀了恋人，看他如何逃脱法律，看日本警察又如何破译《致命的座位号》。

▲漫画家蔡志忠

而有趣味，武侠小说大赛、武侠知识竞赛拉开序幕。

刀
山
觅
刀



大
侠
典
名
探



大侠与名探

DA XIA YU MING TAN

2001 年第一辑

(总第 9 辑)

武侠天地

4

刀山觅刀

《刀神》系列之二

[深圳] 司马嘶风

62

杀人夜

[上海] 张海青

88

八月中秋八仙楼

[上海] 戴伟敏

侦探世界

122

骤然消失的尸体

[日本] 大谷羊太郎

李重民 译

[日本] 山村美纱

杨 军 译



武侠小辞典

- 177 武林一百零八将(九) 曹正文 文 罗履明 图

高手论坛

- 182 我国首家侦探杂志 王琮琪

请你当侦探

- 184 女睡衣的判断 吴姝丽

武侠俱乐部

- 185 《大侠与名探》武侠知识竞赛 编辑部
186 谁是当今大侠 煮酒再论英雄 编辑部
187 《大侠与名探》网站好评如潮 萧 愉

武侠漫画

- 188 大醉侠 蔡志忠

- 178 编读往来 编 者

征稿启事

《大侠与名探》是国内第一套专门刊登武侠与侦探小说的文丛, 欢迎作者赐稿, 以10000字至30000字的中短篇为主, 要求情节精彩, 富有悬念。如有可读性强的长篇也欢迎。创作稿、翻译稿不限, 如刊出, 稿酬从优。来稿请寄:(201105) 上海市航北路228弄22号502室《大侠与名探》编辑部收。

《大侠与名探》1~8辑尚有少量存书。凡需购买者请汇款至上海《新民晚报》“读书乐”专刊, 1~5 (每册10.00元) 6~8 (每册8.00元), 将以挂号邮寄。邮编: 200041; 或来电: 95936-2190229 陆女士。



《刀神》系列之二



刀山觅刀

「深圳」司马嘶风



上篇《我是刀神》(载本文丛第4辑)提要:“生尘堂”药店小学徒陈玉生(亦即屠玉生)自幼于懵懂中习得一身武艺,长大后在数位师父的训练下,练就一手怪异绝伦的刀法,先除盗匪双头龙、八爪虎和少林花和尚色空,又刚“刀王”王振霆,毁“刀仙”卓青月,并在比武中误杀生父——威镇黑白两道的五虎断门刀掌门,亦即武林盟主“刀魔”屠龙胆;醒悟后,一场恶战中被断去右臂,终于杀掉了操纵他二十年命运的罪魁祸首秦三官——秦越仇,被江湖中人誉为“刀神”;但是……

“各位掌门,这陈、屠玉生不过二十出头,便得‘刀神’之名,风光显赫,一时无双,为百年来武林中所仅见。少年人定性未坚,获此不虞之誉,如何把持得住?”

“清虚真人的意思是这独臂崽儿很容易走上邪路?”

“易掌门不要忘了,这小子一身武功刀法本来就邪门得紧,虽是受人播弄设局,亦是为本身戾气役使,才杀了他亲生父亲。更兼他杀了秦越仇后,当年魔教大行杀戮的魔刀落入他手。嘿,嘿,什么‘刀神’,其实应该袭用父号,叫‘刀魔’才对。”

“阿弥陀佛,楚掌门,这一年来,屠玉生开个小店,吃碗手艺饭,倒也本分安生。”

“哈哈,玄寂大师,你总是把人往好处想。这小子杀了屠盟主,此等之徒,留于武林之中是我们的耻辱。”

“贫道更听说一件事,先前屠盟主在时,黑道人物还算老实,如今却是蠢蠢欲动。当今武林名门正派中,实力尚强的仅有我武当和少林以及峨眉、衡山、华山、泰山六派,稍有差池,只怕会禁制不住……”

“听说前去探访屠玉生的江湖人物络绎不绝,实是令人担忧……”

“这小子刀法绝世,享‘刀神’之名,又兼魔刀在手,如果



被人利用，勃发狼子野心，江湖中定又是血雨腥风，这、这岂不又是一场浩劫临头？”

“安掌门、石掌门所虑极是。据武当弟子密报，屠玉生已失踪多日，不知去向……”

“各位，有件事儿倒是麻烦，这龟儿子的武功大家都见过，屠龙胆都被他杀了，万一……”

“易掌门说笑了，当年洛阳一战屠盟主丧生其手，那是虎毒不食子，亲爹让着亲儿子。凭他的真实本领，真的天下第一、空前绝后？而且这三年来，有哪门哪派在闲着呢？琢磨了三年，还没寻着破解之道吗？”

水汽弥漫，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大老爷们的光屁股。

我现在是在扬州的“浴德池”里泡着。

东飘西荡大半年，我终于在扬州落下脚来，并且找了一个新的行当养活自己。

扬州好地方，瘦西湖啊明月夜啊美人吹箫啊什么的。最惬意的是两样：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。

我二十一，不，就要满二十二了。

一下子，我又想起住了二十年的小城，那几条街，那几个人……

刀呢？我的刀呢？我急急忙忙地去找，摸到自己光溜溜的身子，热水溅了一脸。

在，刀还在，包在池子边的衣服里。

我不怕衣服打湿，一定要离它很近，心里才稳当。

已经不是那口雕花小刀了，而是一把三寸长的柳叶刀，窄窄的，又细又薄，请杭州黑面蔡家为我打造的，那是祖传十八代的手艺。

“八把刀！八把刀！过来过来！”一阵乱叫。



我一下子抓刀在手，潜在水里。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一个着短衫、系围裙的小子拎着一个布包和一个马扎，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。

他不过十七八岁年纪，矮矮的个儿，小眼睛，大嘴巴，笑得讨人喜欢。

他叫小曹，外号“八把刀”，在扬州城澡堂这个行当里很出名。

只见他在马扎上端正坐好，在膝头上垫好一块干净软布，将一双大臭脚宝贝似的捧到怀里，“嘎巴嘎巴”捏掐起来。

“呱嗒呱嗒”，起哄般又过来几个拖着木屐的家伙，光溜溜地团团坐定，一齐把脚伸了过来，足有上十只。

小曹嘻嘻笑着，将怀里那个蓝布包打开，掏出一把修脚刀来。

又掏出一把，又掏出一把，又……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果然是八把刀。

“诸位爷，小心了哦。”小曹嘻嘻笑着，八把修脚刀夹满了指缝，轻轻动了起来。

“喔唷……喔唷……”一帮大老爷们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，旁边还围过来一群，一边搓着身上的泥，一边跟着叫春似的乱嚷。

这是浴德池最热闹的时候，也是生意最红火的一个原因。

我看着那双黑豆一样的小眼睛，那里面又是混沌又是灵性。我看着他的腕、他的指、他的刀……

“叮当”一响，他十根指头网一样将八把修脚刀收进了蓝布包，拍打着身上的茧花、死皮、脚趾甲，一眼看见了我。

“这位爷，要我捏脚还是修脚？”他笑嘻嘻地点头哈腰。

我半躺在水里，笑着摇了摇头。左手指头夹着柳叶刀弹了一下。

月上三更，扬州城北。

庙门残旧，摇曳有声。

里面咳了一声作为应答，屠玉生推门而入，笑着道：“老张，今晚没有吹箫拉琴？”

油灯的光晕里，一个须发蓬松的老头裹着旧棉被，低头瞅着稻草作的床褥上一局纸棋。

醇香氤氲，小泥炉上温着一壶酒。

这是个天王庙，香火不大旺。观棋的人和尚不像和尚，道士不是道士，俗家人不像俗家人，每日里守着冷庙，扬州城里叫他“醉猫老张”。

“瞅完了没有？”屠玉生笑问。

“嘘——”

屠玉生便伸手去碰炉上水缶里的酒壶：“呀，不小心洒了。”

倏溜一声，老张抢过去将酒壶抓进怀里，又赶快放好，烫得直甩手。

屠玉生笑了。他来扬州一段时间，唯一认识能聊上几句的只有这个人。老张整日里醉醺醺地像只醉猫，可是又会弹琴，又会吹箫，又会下棋，又会种花，说话又有趣，极合人胃口。

“噗”，屠玉生冲床上吹了一口气，纸剪的黑白棋子纷纷扬扬，翻飞零乱。

“唉！好好的一局棋，被你搅乱了。”老张叹了一声。

屠玉生正要逗趣，发现老张的口气不同平日，便问：“搅乱了便又怎样？”

“乱由你起，孽由你结。”老张闭着眼睛道。

屠玉生忽然觉得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。

老张睁开眼，嘻嘻笑道：“怎么样，生意还好吗？”

“过得去。”屠玉生口里答应，一边看着对方，一边从怀里掏出两本书，“还给你。”

老张接过来，塞在圆木枕头下，“字你是差不多都认识的，不知书看明白没有？”

屠玉生笑了：“借给我的好书，什么《金刚经》、《楞伽经》，看不上一页便让人打瞌睡。”

老张笑着：“书中至理妙义，非有慧根宿缘者不能悟得。”低头拾起纸片，重理棋局。

“没意思。”屠玉生站起身来，觉得这个平时可亲可近的人突然变得好远。

“棋局可观浮世理。”老张呷口酒，瞥了他一眼。

屠玉生冷笑起来，一甩右手空袖，往外便走。

“走？你能往哪走？尘世羁縻，天罗地网。”老张摇头晃脑，似对他背影，又似对棋局中一条要被白子擒杀的黑子“大龙”。

拉开门欲出的屠玉生反而笑了，回头道：“老醉猫，有本事你到我那儿去一趟，我请客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老张一面猛吞馋涎，一面大摇其头。

月已斜，春寒犹深。

扬州西北，一湖春水，不眠灯色，彻夜笙歌。

屠玉生收敛心神，加快了步子往南门去。

他在南门城外有一间茅草屋，清早会有人送货来，而且他还要循例再进城。

风声数响。屠玉生脚步未停，穿城而过，瞥得檐角有黑影蹶空连闪。

袖里三寸柳叶刀，开始发热。

“兰雪馆”是扬州城里最大的茶楼，满满腾腾，足有百十张桌子。

耳边嗡嗡嚶嚶，添茶兑水，掀盏揭盖，说笑谈天，打嗝放屁，真的热闹。

我呷了一口洞庭新茶，闭上眼睛，香气顺我舌根分成几路，悠悠儿抵达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。



“早上皮包水”，扬州人真爽气。

“屠小老板。”有人毕恭毕敬地冲我说话。

一看，是扬州大盐商胡百万的两个家人。

我笑了笑，道：“放心，你家主人早三天预订的，收了定金，我不会误他。”

“那我们回去禀报，中午准时到。”两人垂首退去。

忽然，轻飘飘一阵风，我扭头朝门口望去。

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担着两个盖着新鲜树叶的茶篓，袅袅儿进来。

兰雪馆里鸦雀无声，只有谁的喉头“咕噜”一动，使劲吞下不知是茶水还是口水。

“掌柜的……”她轻轻进来，往曲尺形柜台走去。声音如夜明珠在水晶白玉盘里滚了一圈。

这小女子我在哪里见过，在哪里？在哪里……

“我在哪里见过你。”我突然忍不住对已经走过的她大声道。

“是吗？”她略一停步，回首凝眸。

这一眼更让人腾云驾雾，我喃喃道：“我在哪里见过你……”

她嗤笑了一声：“跟人搭腔，有没有新鲜一点的词儿？”

“哈——”兰雪馆里哄堂大笑。

哄笑中，我面红耳赤，脖子都热了，莫名其妙地扯扯右手空袖。

只听掌柜喜孜孜道：“楚姑娘，今年送来的新茶真好。好多老主顾都嚷着要品洞庭湖君山岛上的银针茶呢。一路上辛苦你了……”

姓楚，湖广人氏，岳州洞庭湖……

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掌柜请她在扬州玩上一两天，明早来结账。

轻飘飘一阵风去了，兰雪馆里的人都伸出脖子耸起鼻尖，去



嗅风的去迹。

又忽然一阵吵闹声。

“顾大爷、吴大爷，我讨不回钱，要挨老板打的。”

这声音好熟悉，看过去，认得是浴德池的小曹。

两个粗门大嗓，却是扬州城有名的“市虎”：“辣块妈妈的，老子在扬州吃酒洗澡逛窑子，什么时候都是赊账，你们老板不知道吗？”

“顾大爷，吴大爷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你们老板有种的自己来讨！怕挨拳头，叫你这个小鬼头充大块！”说话间，姓顾的提着小曹的耳朵往旁边一撕。

“噗嗤！”小曹扑倒在地，带出怀里一个蓝布包。

“哟？”姓吴的撇了一下嘴，“小曹小曹，你不是外号‘八把刀’吗？有本事给大爷一刀，大爷不但不要红伤汤药费，还倒找你十两银子。”

地上的小曹耳朵淌着血，手慢慢摸向蓝布包。

“来呀来呀。”姓顾的、姓吴的两人敲着掌，跺着脚。

小曹慢慢爬起来，把蓝布包揣好，低头道：“我这刀是侍候人的……”

“辣块妈妈，没这个胆子也敢来要账！”一人一脚，又把小曹踹翻。

“住手！”我把茶碗一盖。

两人晃晃悠悠转过身来，乜斜着眼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个没爪子的残废！”

一股气从我心头升起，袖里的柳叶刀像只活虾蹦跳起来。

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：“小曹兄弟，两位大爷欠你们澡堂多少钱，我出了。五两银子够不够？你拿回去交差吧。”

小曹望着我，犹犹豫豫接了，鞠了一躬，转身出门跑远。

“哎哟！”两个破嗓子拖长腔调叫唤起来，“够大方，够爽



却听一声咳嗽，太行四雕马上收住了声，其余的声音也稀稀落落下去。

一人从茶桌旁站起身，三十多岁，身材十分高大。这人我也认得，“五虎断门刀”堂主岳撼，是我父亲屠龙胆的唯一真传弟子。

我迎着那双逼视过来的眼睛，静静道：“岳大哥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”

他一双大手按着桌上一口刀，双眼冒火，却迟迟说不出话来。

我只有叹气：“我不小心杀了我父亲，你知道我是中人奸计受人播弄，才做出这等忤逆不孝的事来。你若是要杀我，我不会坐以待毙；你要我承袭父位，入五虎断门刀一派，我更不会答应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岳撼盯着我，半天挤出一句话来：“你杀了秦越仇后，为什么一直不肯自尽？”

我左手抚着右手断臂处，慢慢道：“我不会自尽。”

“当当当当咚咚咙咚锵！”锣鼓铙钹之声四起，惊天动地，把茶馆中上百人唬得一愣一愣。

锣鼓开道，进来两行人，旗帜招展，旗杆儿杵翻了屋瓦。一面旗上绣着“衡山无敌刀”，另一面旗上绣着“丐帮刀无敌”。

“无敌铁枪”陈百八“嘿”了一声：“娘的，僭我名号也敢叫‘无敌’！”

来者领头两人一高一矮，白眼向天不看人。

“没皮豹子谢天，金睛兽谢地。”岳撼皱着眉头嘀咕了一句。

这两个人我听说过，高的是哥哥谢天，矮的是弟弟谢地，原先是江湖上有名的刀客，失踪数年，没想到各自打着衡山、丐帮的招牌重出江湖。

更有一面红底金字的缎子横幅拉了开来，上书四字：“赛刀大会”。

真他妈的烦！我仰首向天，数着鱼鳞似的屋瓦。



“衡山派新任掌门谢天、丐帮新任帮主谢地慕刀神之名已久，今欲一会……”

“以刀会刀，这也许是个解决的办法。”我听见岳撼这样嘟囔。

谢天、谢地在锣鼓点子里束衣扎袖，甩手踢腿。

“两位仁兄，你们想比刀树威，扬名立万，在江湖上自成一派，对不起，恕我帮不上忙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寻思着走。兰雪馆里已堵得水泄不通。

谢天一下一下扭着腰，道：“我听说刀神杀气冲天，有万夫不敌之勇。今日一见，怎地像个肾亏阳虚的小老头，萎靡不振。”

谢地转动着脖颈，骨节“咯咯咯”地响着，道：“刀神不愿使刀，却有一个法子可以解决今日之事。”

太行四雕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立誓终生不再碰刀，并自断左臂，以谢武林同道。”

一阵大哗，有笑的有骂的。

“再断一臂？”我哈哈笑了起来，“那我还不如自尽。”

谢天、谢地活动完毕，“除了比刀，你别无选择。”

满天飞和陈百八叫道：“嘿！我们追了他一年，总有个先后来后到！”

谢天、谢地斜了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一个使剑、一个使枪，要比也得等我们使刀的比完了再说。”

“对啊！”一呼百应，有许多人从怀里掏出书来。我瞥见那书名，哭笑不得。

《独角飞龙刀谱》，著者为江湖第一智者天聪叟。

据说从前我在金陵刀王府会刀王、洛阳会我父刀魔屠龙胆时，天聪叟均在场观战，将我刀法详录下来，并以武学至理分析之，以各派刀法参详之，给我的刀法起了个好听的名，叫“独角飞龙刀”，谁让我少一只手呢？此书一出，书价虽贵，江湖中人却求之若鹜。天聪叟自是发了一笔横财，而我的刀法在众人



眼里也是洞若观火，毫无秘密可言。

环视一周，果然是人手一册。

“唉！”我苦叹一声，“两位谢兄，放我走吧，你们刀法比我高还不行吗？”

“你怕了？”

“怕了怕了，你们高抬贵手，我真的要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不行！”两人肃容沉声道，“如不亲手把你打败，江湖朋友怎肯对我新衡山、丐帮心服口服！”

“对啊！不能走！比刀！比刀！”

我看见太行四雕等人也跟着喊，分明要看热闹。呐喊如潮，岳撼急急道：“屠玉生，我师父的魔刀在哪里？”

顿时，兰雪馆里一片寂静。

魔刀？江湖人闻风丧胆的魔刀，追魂夺命无数的魔刀？我的心思一下飘渺，仿佛回到一年多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……

三寸柳叶刀在我袖中不安地跳动。

见我不语，谢天道：“我今天比刀，赌一件东西。”

谢地拖腔拽调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口刀，长五尺六寸，重四十八斤，形如弯月，上缀七星，刀上左篆七字：‘小楼一夜听春雨’；右铭六字梵文：‘奄嘛呢叭咪吽’。”

一阵骚动。上刻这一十三字的刀，便只有魔刀。

我淡淡一笑：“魔刀乃千古异物神兵，奇妙凶险，可助主之威，有妨主之嫌，自是一件灵物。我那日拼杀秦越仇，断臂受重创，它遁去不见。你们问我要，我问谁？”

噤噤喳喳声里，谢地望了一眼心犹未甘的老兄，笑道：“那我比刀赢了，赌一件东西。”

谢天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此物可屈可伸，神妙莫测，乃是长在刀神身上的一只手。”



又是一阵骚动。

我只有这只左手了啊，它现在搁在茶桌上，像一根孤零零的树丫。

岳撼、满天飞、陈百八嘿嘿冷笑，似笑谢氏兄弟的大话，又似笑我的畏缩。

“屠兄弟，今日兰雪馆你是走不了的，走得这茶馆也是出不了这扬州城的。”谢地道，“如果你不肯出刀的话，你放在桌子上的那只手我便来取了。”

我的左手像被平滑如镜的桌面硌了一下。

“好吧。”我正视着两人，在众人屏住呼吸中，道，“你们这次出山，想让我见识什么？”

两人兴奋地一击掌，把手一挥，锣鼓点子震破屋顶，旗帜招展，在兰雪馆里圈出一片空地来。

他俩又一招手，随行之人双手捧上两人的刀来。

解开锦缎，退出皮鞘，谢天使的一口四尺七寸的龙行刀，又叫骑龙大刀。这种刀型是江湖中仅短于魔刀的一种，而这口龙行刀有个专门的名字，叫“紫金龙鳞刀”，刀上青光激荡，金光闪耀，是武林中有名有数的宝刀。

众人啧啧声中，我袖中柳叶刀一弹一跳。

谢地双手一甩，两只鲨鱼皮鞘飞脱，双刀一口略长，一口略短，各缀九环，哗唧唧响如铃铛，唤之为“九环雌雄刀”。刀风相激相荡，刀声和鸣呼应，正是九环雌雄刀中最有名的一对宝刀——“金龙彩凤”。

又是一片惊叹。我的柳叶刀自行滑落到我的手心里。

两人的刀柄后面系着彩绸，江湖行话称“刀彩”，谢地左刀上两块大绸子，大红大紫；右刀上两块大绸子，明黄碧绿。谢天的龙行刀后系着的一股绸子，赤橙黄绿青蓝紫。

两人的绸子横幅这个宽，长度这个足，合计够给一个戏班